鉅野縣志

十九

DS
793
S42C683
1846
v.13

LIBRARY
SEP 21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特調鉅野縣知縣星沙少棠氏黄維翰手訂

藝文志五

○○○誄

王仲宣誄 新增

魏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歿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

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尋萬勳績維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曚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敍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牧庶績咸熙君以叡懿繼此洪基旣有令

德材技廣宣强記洽聞幽讃微言文若春華思若
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
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
帝用西遷君乃羈旅羅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
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
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
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
都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
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

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晝無失理我王建國
百司儁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
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
駭風徂君侍華轂耀耀王塗恩榮懷附望彼來威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近發北魏遠迄南淮經歷
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
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
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

雩感昔宴會志各高厲於戲夫子金石難徹人命
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墜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
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
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迴軌白驥
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
首嘆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歿
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祭文

祭鄉賢宋中丞文 舊志　陸釴

嘉靖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提督學校山東按察司副使陸釴以羊豕香帛祭鄉賢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有臺宋公曰惟公德望在朝端勳猷在社稷政澤在人心威聲在邊陲如日月之照臨如雷霆之震赫雖兒童走卒孰不知其爲山左之名流邦家之碩輔而況釴等有事茲土又先生之後進而迪德者也嗚呼銅柱勳功王臣畢華自古垂勳之士皆然何獨先生之爲戚茲以公舉禮宜崇祀

遣官致祭惟先生其安之

祭名宦鄉賢宋中丞文　舊志　余㦤

崇禎十年八月十六日兗州府通判署縣事余㦤

以金扁庶羞致祭名宦鄉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宋公曰嗚呼中丞公祖東魯名賢簡自帝廷撫我

西川文翁教化武侯韜鈐澤流錦江功載凌烟閣

到于今猶戴二天兩地崇祀血食萬年視篆茲土

彌切仰瞻肅將薄奠用展惓惓

祭名宦鄉賢宋中丞文　舊志　童可選

惟我公祖儲麟藪之精萃鳳臺之祥花生筆[illegible]

豐詩囊當其雷門燒尾日射黃金貞已飲水化俗
鳴琴特加丹篆忽除銀青蔭三巴之雨留全蜀之
春風鶴不驚建纛皆平今且淚墮峴山百年崇祀
祈穀祈年勿諼勿替選夙吉拜稽瞻懷伊人今來
作牧入廟逡巡睹鳳毛之采采羨弓冶之繩繩蘭
芽秀茁瑜珥瑤環固將祖鞭振武朱紱蟬聯先生
之三纍七合百指千丁寔可續汾陽之世譜演豐
邑之家乘亂曰桂有蕠兮之有田蘭生香兮石生
堅嗣薇蒨兮永遠望蘂色兮顯然採藻馨香致將
兮水之滸雜珮珊珊來臨兮日之邊

作牧入[illegible]

祈設祈年汐設汐人當風青年諸賜[illegible]今[illegible]家

春風鶴不晝釐華皆年會出果願山百千崇流

隱秉持加丹象緻閒錄書齋三日入廟留金窟之

盛詩囊當其書門就鳥目擡黃金壺已散人亦谷

〇〇〇〇墓志

朝請大夫李公墓志銘 新增 宋朱熹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鉅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琢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為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為詔所襃退而老

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盍高仰之公生有奇
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
吞之句故相何㮚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
覽爲詞章其言馴雅靚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而
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
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輙去左右雖近
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
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
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强遣之至官
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教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

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爲崇道詞官退處於家不
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
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
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絶交遊雖親戚少見
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
結廬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
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
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
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
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

宦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黄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竿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嬙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懐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于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

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閒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問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為支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眾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為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師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日食焉而忘其事豈無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

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
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
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早卒公哭之哀久而不
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
其壻右通直郎徐楞文林郎劉琉進士周庭實承
信郎陳特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
公泉州南安縣石皷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
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
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於家熹之先君
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

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畧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嘆惘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直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惟荒烟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誦狀公行求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沖靖淵默太師之交洪爲忠勳公承厥

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
事功浩其永歸閟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
以昭之不遐有歎

姚心圃墓誌銘　太常寺卿章邱李開先

先生諱志字果行心圃其別號也長子會極同余
鄉薦而受知一門故悉其家世最稔公始祖金末
自嬴秦遷鉅野譜系散亂遠祖之在陝者無可考
始祖以降終元代無顯人明興叔祖恭以縣令起
家從叔安孝廉廣文父瓘髦年鄉賓公幼從恭游
稍解句讀已了了識大意成童補博士弟子員試

輒冠曹偶食餼廩於成化年貢北雍選授直隸新
城縣丞丞受職督糧務嘗曰古人云撫字心勞催
科政拙此言今不可行當於催科中見撫字寬一
限則民受一限利益以故督責不勞而糧無逋枲
在任嘗三攝新城兩攝雄縣印篆隨分盡職民以
德政留去思嘉靖戊子公長子會極邀余同赴公
車遂往公署適公與令齟齬以大計勒休語會極
曰人生貴自由鬱鬱居人下為五斗米折腰拜鄉
里小兒陶淵明所以賦歸去也爾幸居孝廉當不
至為縣佐貳獨不能效毛功曹屈於親乎會極拜

受父命余聞之乃重有感也人生抱經濟奇畧往往屈於庸豎爲所排擠而不得行其志蓋從古而已然矣先生之從容于歸耕田教子未嘗非宦海中平地也是歲先生歸而會極下第先生聞之曰此命合外任可以祿養逮我存矣癸未復下第會極遵父命謁選廣宗縣有政績不媿先聲而公之訃適至余爲之銘曰

無所汲而引之有所沮而抑之厚於德而嗇於命其無可如何也夫

口北監軍道姚贈公緩齋墓志銘

德平 葛守禮 禮部尚書

綏齋姚公既殁之次年秋其季子艮行遣人走京師丐余銘其墓余不容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會極字向樞號綏齋其始祖自陝遷鉅野唐開元宰相元崇之裔叔曾祖恭永樂歲貢叔祖安景泰舉人祖瓘鄉飲介賓父志成化歲貢直隸新城縣丞公生而岐嶷讀書過目不忘與弟拱極同時爲名諸生嘉靖戊子以尚書舉於鄉而余登解首歷下會諸年友綏齋字貌魁梧言詞豁朗同輩咸以偉器目之公車北上道經新城會公父爲縣令所搆罷

官將歸諭以勉力前途公志愈奮而闈中文亦愈
工榜發被黜余偉成進士留都越三年再試禮部
復不第乃慨然曰文章與命兩途也吾不敢與命
爭矣遂投牒謁選直隸廣宗縣知縣縣小賦繁務
與民相休息嚴保甲勸農桑講鄉約革里長之役
發妖僧之奸道載口碑共稱神君以最報部議推
遷適丁外艱歸服闋陞山西平定州知州地當川
陝衝道差務絡繹公清理驛站逢官中貴人往來
者無復擾暇時與諸生講學論文創修金聲玉振
二坊於文廟左右設養蒙義塾以處貧人子弟建

立祁家橋行旅便之在任二年餘陞河南歸德府
同知同知以防河捕盜爲責條陳河防事宜於兩
院切按時勢兩院深韙其言格於部議不果行時
有巨猾爲盜窩訐覆其巢屬邑有疑獄不决者兩
院皆委以勘訊多所平反嘉靖庚申撫按連章保
薦才堪大用廷推口北監軍道赴都陛見以疾卒
於邸鄲旅次夫士當束髮受書莫不以廉隅自礪
及一登仕版遂改行貪酷悍然有所不顧如綏齋
之學問經濟實心實政真古之遺愛所謂循良之
吏也茲者卜兆已就幽明異路長此永訣白髮泣

故人因以嘆余老至之不知而慕之未已拱也爰
爲之銘曰

唐相之望肇始吳興代出英俊史留芳馨自陝僑
遷於濟發騰我友卬須昱路同登出宰百里曰廉
曰能官秩屢擢符綬迭膺玉樹霜萎泉臺霧凝貞
珉永固奠此谷陵

明經姚靜山暨趙孺人合葬墓志銘

里人 葛應斗 兵科給事

靜山先生與斗居同里少從之遊自入庠以登科
第終身無外師於其殁也約同輩議謚貽誄併作

行狀以寄其子徵俊今窀穸有期矣斗安敢不銘
先生諱艮行字汝止號靜山曾大父諱瓘鄉飲介
賓王父諱志直隸新城縣丞考諱會極口北監軍
道先生生於貴介而性安恬淡潛心理學弱冠入
庠食餼隨父宦遊晉豫不問簿書事嘉靖壬戌父
歿任卒於途次先生偕二兄扶櫬歸里哀毀一遵
禮制服闋後不復進取至萬歷年始貢成均選司
訓不樂就惟以下帷課讀爲事時良知之說盛行
力闢其謬著四書參變省身錄等集發先儒所未
發學者咸宗仰之從游常至二百餘人知名士皆

出門下如李楨如魏孔卓李念椰于交若魏景華
宗夢白張圖南張采風從弟洛濵輩指不勝屈而
應斗亦隨附驥尾此自近世以來可謂難焉者矣
宋時胡安定孫明復共以經學教授生徒弟子多
至數百人或至大儒名臣今先生之造就人才不
且後先輝映耶先生旣以著述爲業而生產不事
家益貧猶拮据買圖書以自娛老而矻矻不倦一
日手自抄寫握筆無疾而逝享年七十有四德配
趙氏先公五年卒茲卜葬公塋次銘曰
三代而下傳道以師尚有典型樹厥範儀兩楹夢

奠一老慭遺白楊風起衰草露晞哲人其萎吾將
安歸

徐君騰豬暨配姚孺人合葬墓志銘 新增

國朝廣東督學道前刑部郎中臧大受

歲乙卯余領鄉薦同譜中稱莫逆者惟鉅野徐君騰豬爲最每把臂聯裾輒以經術道誼相期許固非徒沾沾爲文字交既余成進士一行作吏君猶數躓公車越十四年署泰安學正旋賫志以歿余聞之泣數行下回思鵲山聚首以及京師連襼所夂具杯酒相歡笑時俱壯懷盛氣奮翼前途猶赫

赫若昨日事而此景此情渺不可得升沉存歿之感可勝悼哉今年秋君喆嗣壽眉昆仲手次君行述並姚孺人狀走余請銘其墓余不敢以不文辭

君諱士龍字騰霄世爲鉅野人祖觀光由拔貢任元氏少宰父籟邑庠生精理學兄弟二君居長弟名士鳳君生而偉岸意氣豁如幼失怙依母氏郭太夫人鞠育教誨延師王會以孟母貽芳額其閭蚤歲雋志詩書以才自異識者咸以國器相期或億君易弟弱小計謀田產訟於官君理辯公庭慷慨詳明有逾成人當事奇之年十四見賞於學使

戴公而試三藝補博士弟子員年十六孺人姚氏
來歸柔嘉淑明克盡婦道太夫人頷而色喜家政
悉付之閫以內不以君與聞乃得專心習舉子業
試輙冠軍尋食餼一時才人學士競相引重後邑
侯陽城衛公衙文稱冰鑑治鉅首立文社名其會
曰還遭會邑知名之士皆與焉獨雅重君每閱君文
輙擊節[illegible]訓[illegible]髦所頡頏多付之梓以公同
好他如海岱藏珍試牘行書選刻亦復不少而君
亦復智量淵深識見卓越凡邑有大事必資決策
且所建白無不切中當世務如三籓逆命軍興旁

午與當事諸公悉心籌畫裨益良多至今人猶稱道之不少衰嗣旣登賢書每念及太夫人和丸畫荻艱苦備嘗輒泫然泣下益思大展所學以酬其祿養之志遂屢試南宮不第而終以捧檄遠存之故就官學博筮任泰安非其志也幸彼都人士夙慕君學問文章從游日衆方謂傳道得吾徒亦足稍償其生平未竟之志詎甫經一載而卽以君之訃告耶至於孺人以婦職兼子道以母道兼父道其芳型淑德尤筆不勝書語云惟善人能有後意天之所以報君及孺人者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

嗚呼其然乎其不然乎君生於明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三日申時卒於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子時享年四十九歲孺人邑庠生姚公克隣女生於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亥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巳時享年六十歲今卜於十一月之朔六日合葬祖兆之次銘曰

派始虞廷盛於淮甸世多顯人丹青有爛枝繁葉分興於鉅邑名世挺生千仞壁立節義參天文章貫斗學富三墳胸藏二酉萱蔭發祥桂林高舉設帳衡陽蘇湖遺矩伉儷合德麟趾衍慶世其世者

公子公姓精爽在天藏魄於此刻石幽宮以告來
祀

劉君墓志銘　郡志　　翰林院侍講　周玉章

君諱家瑞字麟兆姓劉氏居鉅野龍堌之北為其
邑望族君積學累行補弟子員食餼廪惟鄉薦屢
困於有司不得志益精其所業一時名宿心憚之
其得以不問生產也內助之力居多孺人陳來歸
時值君家道中落艱於補苴乃凜凜以硯田之荒
是懼黽勉佐之蓋巾幗中之能知大義者余獨於
其行狀述家庭三十年間事歎彼賢伉儷之孝行

純篤也舅歿則姑老加以心疾食必哺衣必薰侍寢榻前夫婦更代伺臥起雖喘息呼吸無不知於是執嬰心動出之厠中假寐神驚扶之牀下痛哉痛哉母子相依爲命俾完復倚佳婦如左右手綢繆宛轉至今猶可想其情狀故君生平善行不可僂指數余概不及書亟表其至性過人爲天倫人紀樹之幟將以厲風敎振儒綱則雖賫志以死君其可以無恨君生康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未時卒康熙五十九年十月朔一日未時年四十六歲卒之後鄉人公謚孝定先生孺人生康熙十三

年四月朔五日辰時卒乾隆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子時年八十歲二子少孤太君訓之均有學行長元儒邑增廣生早世次元修乾隆甲子鄉魁余門下士女一人孫四人銘曰

龍固北惟舊塋安宅穸藏菁莪存磊落崢嶸松千尺芝九莖固且安得佳城利後嗣紀生平

李君文原墓志銘 新增　傅爾德

德以乾隆三年及故常熟令李公之門距先子從學時垂四十年先子歿且十年矣又十三年公卒卒後五年公之子其壯以狀畀德銘公壯德從姑

之夫也德兩世從公遊辱知甚厚重其姑之戚不敢辭按狀公姓李氏諱惟一友原其字也初名孟柟字梓材故至今有稱梓材先生者先世山西屯留人始祖朝紀公攜其孫敦實公徙鉅野遂家焉五傳爲壽官懷湖公六傳至公高王父諱三友字養謙以增廣生入太學曾王父諱方隆字培初王父諱士瑾字來章庠生考諱嗣沆字汝修康熙庚午舉人生四子公居長生有異禀自束髮就傅經史文章皆汝修公口授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益肆力於經世之學丙子舉於鄉公車數上不

售雍正元年謁選得臨淮令屬鳳陽府與鳳陽縣均稱附郭邑百工之役及往來供應民夫舊不給值又監司府廳遂令尉學官署悉派里甲修理富而黠者率寄名充各衙門白役獲免惟貧民不堪命多去爲盜公至稔其故爲力言上官請各以俸錢自給衙舍盡去各寄白役俾充夫數日給銀五分百工之值亦如之淮民大悦盜悉歸業小溪有民訟張姓以張之族武生某爲証公訊之心知獄爲生所搆謂之曰天非可欺者神且殛汝叱之退生適飲醉渡北門浮橋風吹帽落遑遽攫之遂墜

水死屍不可得公禱於橋東神祠屍遂出淮民以爲神先是淮民納賦正供外幾至加二民率以大制錢千二十文易銀一兩公爲每兩減大制錢百耗銀悉遵定制自封投櫃不溢取分毫民間舊尚用青銅錢客携黃銅錢至境輒斥不用公勑吏收官錢青黃如一民間自是無沐錢者往來便之民有訟其兄縱豬食禾者公判云縱畜食禾不仁以弟訟兄不弟罰兄宰豬弟沽酒俾親鄰調處衆如公言兄弟各悔泣遂和好如初夫子廟壞公捐俸倡修政暇進諸生教誨諄懇如塾師以俸錢置義

學教士之貧者歲丁未淮水漲城不沒者一板民大恐公晝夜立城上督居民負土上城爲備越二十日水退公以狀請賑全活甚衆治淮三歲上官前後檄攝五河靈璧又委攤修道溝洫自宿州至淮導水入海之道二十餘里兩江總督范公以人材強幹辦事精勤可堪沿海州縣之任預行保題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引

見

上諭人去得要做好官

欽賜克食御書貂皮香珠紫金錠等物回任候陞次年

移任常熟淮民於通衢立去思碑有攀轅號泣送至常熟者常爲蘇州府劇邑銀米各十餘萬往屆徵期簽差至千餘人率華服盛氣凌轢民公悉罷之於城門張諭民競先輸納邑相國蔣公稱曰向飽於吏胥者今入於天府向督於桁楊者今追於德化鄉城小民復競製萬民衣傘題額爲大父母公遴諭民有被毆者垂斃不能言其妻舁之訟於公指爲賣油者兄弟所毆引倪某數人爲証公訊賣油者兄弟皆茫然潛訪之得實乃倪與其黨貸賣油者金不獲因毆其同里人某詭告其妻誣賣

油者兄弟也公悉寘倪黨於法而釋賣油兄弟人自此稱李青天云常多顯官某公家僕業典庫者質人珠玉等物爲贗者抵去其人訟之公察其券百金物甚劣徐謂主質者曰如此物汝不當予百金彼得百金肯益百金之息而復取之哉主質者駭服遂吐實公重懲之以原物畀質者明日某公子謁公謝斥其僕邑有爲武弁罷歸者訴其子蕩產公徐舉淮民訟兄縱猪事告之其人大慚服事遂已西塘市有孀婦守志舅姑嫁之不可俾娶者强持之去以死拒三日得歸舅姑謀嫁不已婦遂

投河死里人聞於公公使求其屍不獲憶臨淮張
生事因自爲文以印鈐之投於河得於婦死之上
流三里許屍上下裏衣皆用線縫緝甚固公嘉嘆
爲請
旌立祠而杖其舅公在常凡十九月以清查役忤當事
解任常民罷市三日爲歌謠有十九月深仁厚澤
何忍一日忘之句公處之怡然候交代旋以前委
修溝洫事計公支發部議照土方計算追冒銷銀
二千兩有奇居四年始完例應開復撫軍特疏請
部議於補官日降一級留任公以老乞歸癸丑冬

抵家閉門謝客長吏欲識其面不可得手錄通鑑
綱目日數則邑人來就學甚衆公亦樂之於所居
南借宅處之計公未仕時所成就弟子登甲乙榜
者爲孟公宗美魏公朝軒韓公詰魏公陛徐公石
峯王公五車姚公鉅鼎諸城劉公綬璽德先子與
兩叔父諱岱石瑛石凡十一人自常熟歸講學又
四五年解學烒劉元修林鳴鳳與德凡四人皆先
後弋科名公年八十始謝遣生徒弟惟祺惟允惟
豫皆龎眉皓首杯酒相娛樂時時摘經義相往復
或戟手爭論旋大笑以爲快惟祺後官夏津教諭

惟允官陽信訓導允以念公未幾歸老公之卒以
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生康熙五年三月初
六日得年八十有四鄉諡文範先生子四長其大
庠生先公卒次其祜監生出嗣次即其壯監生候
補同知次其默監生女子四孫十二曾孫八銘曰
貯舊以囊餙新以妝坐之起之靡撿靡拒其弟六
合爲濡而悽兹百里

徐君文燕墓志銘　　李惟一

雍正四年十一月朔四日余同里文燕先生卒於
家聞之愴愕不自禁念余與先生齒相若交最契

總角之好情同昆季晚歲復館居先生家昕夕聚
首情誼彌篤甲辰春余赴淮南時把袂戀戀不忍
釋手是生離已不勝悲復何堪此永別也閱明年
冢君雲衢將卜於冬十二月朔三日奉先生柩安
厝祖兆之次手書行實遠寄淮署屬余誌而銘之
相知之深莫如余者不敢以不文辭先生諱介宜
字祉繁爲鉅野著姓代有傳人曾王父諱觀光以
恩進士授元氏少宰多惠政元之民至今德之王
父諱穎遊鄉校有名早卒王母郭太夫人以慈母
代義方事載邑乘今享祀邑節孝祠父諱士龍理

學名教登乙卯賢書署泰安學正興學造士人稱
蘇湖娶同邑姚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以康熙五
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邑里之居第有異質爲兒
童時自知勤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益自刻厲建
書屋於城之南寢食其中攻舉子業爲文一準先
民庚午七月太先生卒於官先生同伯氏扶柩歸
里窆毀骨立經營葬事必信必誠維時郭太夫人
及姚母俱在堂左右奉養無違後相繼以壽終喪
禮一如太先生禮製祭器務盡精潔可垂久遠歲
時祀饗齋潔灌薦祭告如儀雖病不廢居家以儉

約自處飲食衣服取具無所擇而教家尚嚴事事皆有法度閨庭內外無敢軼越規矩者性復樂善不倦自族黨姻戚以至疎遠凡婚嫁喪葬及一切緩急事必盡其心力之所能爲賑貧恤孤扶弱抑强常賴者衆而未嘗有自多之色與人交開心見誠愛人以德人有小善稱道不絶口否則必面規之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或以事相商確議論決自是是非非無少假借不爲模稜含糊態其酬酢事變忠信果斷無一留滞有所喜怒必發出乃已然已過則不復置胸中蓋爲人磊落明快洞見表

襄故見諸行事者敦厚質直坦然明白如此歲甲午伯兄壽眉公卒先生以手足情切哀慟踰禮自是遂絕意進取惟日誦朱文公家禮與薛文清呂新吾諸老先生文集及勸善規過等書手錄格言滿座右教冢君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又刻太先生所著傳家錄以訓子姓修族譜以篤本支居常語及後事一麥於禮尤諄諄以作佛事為戒享年六十有一配姚氏滋邑庠姚公諱璋女男一石鑒癸卯舉人揀選知縣女七俱配字名門嗚呼先生自王父以來皆爵壽弗稱而質志以歿至先生積

善好義益衍先世之慶又不克享大年以歿於地也豈不可哀也哉然而承休於前貽棠於後其所以不生而存者固自有在先生雖歿亦可以無憾矣爰序次其事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

先生之德浹於一鄉氣至剛也行至方夙夜敬慎前業以光受而能勞後彌昌

卞文莊暨配姜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歲貢生　劉梅峯

文莊先生余受業師也其子敦元昆季與余爲世兄弟奉先生狀走告余曰吾父暨吾母將合葬於

先人舊所求予知之深而言之質者志其墓靡踰
子　梅峯以門下士知遇最深不敢辭按狀先生姓
卞氏諱德猷字鴻業號謹齋文莊其私謚也前明
諱計者遷鉅野之小徐營是爲始祖曾祖居生以
善書名祖曾佩父從心皆隱居不仕毋趙孺人生
子二長爲太學生述唐次即先生也性穎異以累
世晦德不耀奮志下帷螢置身通顯以光大前業
甫弱冠即補博士弟子員時元配姜孺人主持中
饋得以不問家人産業既并食餼旋登戊申鄉薦
咸以爲健翮搏風强臺近日杏林闈苑可旦夕致

詎屢上公車不第遂銓授博平訓導非其志也家素貧教授生徒多別開異境出人意表前後數十年中遠近朱藍無不抒翹頡蔚爭出其門以故梅峯亦得厠附驥尾其間擅文譽掇巍科者接跡駢肩指不勝屈迨司訓博平文武生晉謁必勗以忠孝節義諸大節士習文風蔚然丕變且先生所以成就後學者又非徒以言教之謂也起居動靜皆有法度先是事嚴慈敬養兼至遭兩次大故盡哀盡禮待胞兄逝唐循循若子姪年踰八秩猶迎至署中晨夕聚首談笑竟日以相娛樂式好之情至

老彌篤而繼配王孺人又能克成厥志門以內雍
然秩然此皆梅峯所親見而私炙之者多人士耳
而目之則而傚之潛移默化相觀而善者夫豈少
也哉嗣秩滿告歸紳士祖餞者數百人去後弟子
思之共建碑於明倫堂並備錄其嘉言懿行載諸
邑乘以爲後之官廣文者勸嗚呼此豈有所要結
而能然哉良由教之入於人者深而身被者初不
自知其何以然也生平讀書之外無他嗜好晚年
艱於視聽手一編不倦有餘貲不治生產唯用以
購書故家藏卷帙最多閩城先生曰人之愛其子

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若孫人情之所皆然也今先生所以予其子若孫者不尚田宅之腴金玉之富則將來繼先生而起所以充其閭大其門者夫豈可量也哉先生生於乾隆九年九月十二日卒於道光元年三月初一日享壽七十有八元配姜孺人姜大烈女生於乾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得年三十有八繼配王孺人王聯魁女生於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道光八年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七子三長敦元嘉慶癸酉科舉

人次守基太學生俱姜孺人出三敦本優廪生王
孺人出女一姜孺人六出適邑儒徐超恒孫六光倬
光炳光益光臨光萃光勛例得備書而系之以銘
銘曰
三代而降傳道以師開來繼往一老憖遺當時人
服去後以思哲人其萎吾將何之麟山嵯峩麟水
漣漪庇爾孫子尨厥宗支

○○○○墓表

鄧從義先生墓表 新增

宋 吳補之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君少連七人其行有益於聖賢之事者迺柔隱無迹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蓧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時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爲處士純盜虛聲無益於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推夫行已有恥惡衣惡食而不恥而知遼遠之當遠也猶足以拯俗壞故范曄因固

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乎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爲有餘於富貴嗟乎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屩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業如食五鼎若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乎君頹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其鄉人言老者以

慈愛幼者以孝悌壓里工題以勸儉不欺故人慕
変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
結茅於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牧集蒲柳翛然
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
一再出吳人項傳見之必服書其石几云昔見河
上公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
偶然實事也又作農歷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
與凡種蓺樂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
守王子韶爲鏤其書上於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
家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强之歸

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未幾卒大觀元年
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子二長曰洵次曰
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朱
善村龜山之原女三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
右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亡之先夕過
所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
是夕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
子呂但竊駭侯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
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如此不昧者銘
曰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

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
不誣

金衢嚴兵備道姚公麟藪墓表　李惟一

公諱之英字斐實號麟藪姓姚氏世爲鉅野望族
公天性豪邁沉毅有幹略明季時妖賊徐鴻儒數
十萬薄城下公與從兄之典設奇計夾攻破其衆
城賴以全　國朝順治戊子以選拔貢辟雍讀書
期見諸實用不屑爲章句學嘗言經濟原於學問
無經濟是無學問也主司操尺寸以取人吾終不
受其束縛赴北闈鄉試兩科皆下第謁選浙江衢

州府通判衢屬故多巨窩公責在捕緝獲刼寇數十人殲其渠魁民以安在任嘗三攝西安縣篆屢決疑獄兩攝衢州府篆整飭率屬請託爲之不行時制府李公鄴園與公同鄉有舊愛重其才相與論時事意見盡合值耿藩搆謀稱兵反制府謂公知兵使參其軍策畫機宜勦平耿逆公之謀居多復分兵襲滅秦紅等三寨大小數十戰賊盡平論平逆功　特授金衢嚴兵備道拜命之日墜馬折足撫髀嘆曰吾嘗血戰萬軍中未嘗一受金矢傷今乃無故如此豈非天乎遂謝病歸三請乃予告

家居數年卒雍正乙巳奉
旨崇祀忠孝祠享年七十有七德配丁淑人先公六年卒子六人孫男七人皆有名於時公一生剛果有謀臨事而斷善能出奇制勝乘險濟功因足疾不獲大用而勳垂竹帛名在祀典公亦可以不朽矣何必位極階崇而後爲榮也故類次其生平并列墓道以表示來茲云

姚寬仁墓表

金壇 于敏中

姚氏鉅野名家也世有科第公諱而敬字肅菴號守拙鄉謚寬仁邑文學貤贈修職郎始祖清多隱

德五世祖安明景泰癸酉鄉科歷四世爲其曾祖敏論壽官祖之典以文學著全城功崇祀忠義父承錫以明經稱文獻公生而孝友兼優義方裕後寬仁重義多厚德事初配孺人劉早逝繼配孺人岳汝邑文學元之長女刑科給諫峯秀岳公之姪孫女嫺大義修內政閨門之內若嚴君焉子鉅鼎爲余戊午所得士也由廪援貢生中式順天鄉榜教習兩旗期滿引　見應授知縣改授教職余視學山左生司鐸淄川以其父母行述請文以鐫夫旌善振德古之道也余之職也如公望重鄉國品

最亶評孝弟根於至性忠厚澤及後昆古所謂鄉

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茲歟謹書梗槪使揭

於石

李虛菴先生墓表 新增

國朝傳米石

吾師文原李先生自臨淮以書抵米石曰吾父之葬以雍正丙午卿求夫無夸於辭者表於墓靡踰子米石悚懼汗下不敢辭先生姓李氏諱嗣沆字汝修號虛菴世家山西屯留始祖諱綱遷鉅九世爲公考諱士璉增廣生鄉飲賓生三子長嗣晟次嗣弼先生其季也幼攝管爲文郎拔出流俗尤躭蘇氏

集寢食俱廢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壬子
與兄嗣晟同學拔貢太學大司成徐公元文深器
之評其文與長洲韓慕廬先生將試京兆被落歸
家教授生徒多所開廸庚午舉於鄉年四十六兩
試禮部弗售遂絕意仕進爲及門講解經義該貫
淹博成就甚衆行事以古人自待季父丹崖公疾
革以幼孤爲託爲竭力護治其家終以成立貧生
某逋稅銀爲吏所窘先生傾囊爲代輸三韓陳公
攝令篆怒三人欲置之死先生以禱雨會公所言
日祈禱當與恤刑並用三人遂得釋以數十緡爲

先生壽力卹之邑令修夫子廟先生倡衆募貲癸
未冬捐募食餓者殫力爲多嗚呼吾少聞先生志
氣甚遠固將大有爲於世顧終蘄一第行諸文章
徒以供吾東數郡人士咨嗟稱慕豈非憾事然吾
以先生所爲考之令其見用於時其必有可以追
蹤古人者也先生生於順治二年六月六日卒於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得年六十有五配劉
氏子四長惟一卽吾師文原先生今官臨淮縣知
縣次惟祺廩生出嗣次惟允廩生戊子副榜不與
貢次惟豫監生女二孫曾孫若干人

姚三多墓表　　諸城　竇光鼐宗人府丞

姚子學甲赴銓來京師余以故交相聚晤一日出其大父三多贈公狀浼余表墓道余感其誼且誠論次如右按贈公諱華宗字三多生而豁達不屑爲儒學弱冠援例辟雍奉兩親生養死葬遵禮法家素裕而樂善好施與物無忤康熙癸未歲大祲欽差世襲一等男夏公奉賑以贈公邑宅爲行署一見如素識論賑務極言濫遺諸弊復條應行者數十事夏納其言而縣大尹亦深服其公時時訪民間利弊隣有無辜被誣者代雪其冤雍正丙

午後比年內歎民間禁私錢甚嚴千錢不能市斗米贍公命仲子恪赴別墅出穀平糶全則遺殣相望盡以所蓄散於冢贍公聞而色喜曰多藏厚亡散財積德有子能如此吾復何慮也其他施粥設茶建廟修橋諸善行指不勝屈而自奉儉約尤仁於愛物生平無故不殺生不踐蟲蟻嚴冬霜雪飛禽多殭餓預期戒僕人掃除塲圃散黍穀俾羣鳥飽啄歲以爲常屢致異鳥不識其名沒之日鄉人素嘗受恩者皆私祭於家涕泗橫流郎聞聲向慕亦各唏嘘太息其厚德之感人至於如此夫睦姻

任卹之行所以助教化而厚風俗贈公亦猶行古之道也其所謂爲善而化於一鄉者歟故表其行實列之阡

姚受之墓表　　金壇于敏中

今上御極四年延天下貢監於京師余與大冢宰懿齋孫公同考試一時所得二百七十三人皆知名士而曹郡姚子鉅鼎爲最既余視學山左生司鐸淄川持其大父母暨二親狀請文鐫碑泣下沾襟情見乎詞余既表其二親又表其大父母誠相感誼相動也按狀公諱永錫字受之號拙叟

以名諸生貢於鄉父之典以經文緯武祀忠義祠
敏論壽官曾祖巡有隱德稱長者公生而頴異髫
而好學與同懷弟又錫申錫後先成科貢有麟臺
三鳳之稱歿之日鄉論爲勤學樂誨强仁徙義良
不誣也配孺人楊父鶴汀文學名家女也事公姑
以孝聞相夫子以賢稱壽臻大耋邑令旌其門閭
子五人並列黌序冢子肅菴尤稱白眉蘭玉挺出
振振繩繩於以信修德獲報天之發其幽光未有
艾也如所請以筆於石

姚其昌墓表

秀水 陸宗楷

歲丙戌姚子學瑛以通家禮謁余都門時言其父
贈公隱德事余心竊慕之未幾銓授山西銅鞮刺
史越丁亥春遣人持狀與銘乞余表墓道余誼不
容辭遂爲論次之公諱熠遠字昌其世居鉅野自
贈公以上以科第起家由州縣至觀察者代不之
人故稱鉅野望族必歸姚氏公爲人豪邁好義事
父母以孝聞遭喪哀毀循禮弱冠入武庠嫻熟弓
馬諸藝貧子弟從遊者咸資給之家故饒於財雍
正庚戌後比年歲祲出穀平市價多所救濟嘗弁
王某遺帑餉於塗號呼求死公爲代補所失佃戸

逋欠不能償數焚其劵宗祠或有磚甓殘敝隨時
修葺始祖二三世以次立碑銘其他樂善好施多
類此公嘗言儉可以持身勤可以處事平恕可以
待人眞見道之言也其子孫守其遺訓卒皆有以
自立公享年六十有八以子學瑛沁州知州贈如
其官初配李氏　誥贈太宜人先公卒繼配李氏
亦先公卒葬公於乾隆甲申某月日以宜人柩祔
葬禮也公舉丈夫子六人孫男八人皆有名於當
時故大書於碑之陽曰　誥贈奉政大夫鄉諡孝
惠庠生昌其姚贈公之墓其墓蓋在城北鮮草坡

李君厚夫墓表 新增　　傅爾德

故壽陽令行取主事李公卒後三十年邑人習帖括業者案頭置公所選校古今文以爲楷式德懼夫公之所以立於身而見於世者後進之士靡所與稽久且以文士槪公也會其孫式丹將表公墓德曰是固我宜爲之公諱敎字厚夫先世山西屯留人始祖綱遷鉅野六傳至三省邑庠生三省生耕耕生之華是爲公太父考悅心邑增生生三子公其次也公少孤與兄敏弟枚力貧奉母舂白之

役兄弟迭執之旁置書卷互易以讀夜則求神祠
香爐中燼餘爲佐爲諸生授徒以給值貧人質女
不能贖大哭公惻然以所得館金畀之鉅令素重
公城南柳林沙河田萬畝有奇許公謐墾公謝曰
某志不在此康熙甲子舉於鄉試禮部某公聞公
名欲召公爲扰公曰此非吾人所爲卒不往授內
閣中書改壽陽令年六十餘矣壽陽爲川陝孔道
冠蓋絡繹差役旁午錢糧加耗素重公至勅民以
翀一封投邑紳民咸公意多言公供給賠累乞仍
其舊公諭不可正賦不督而集編審人丁皆按戶

親稽里胥無得蒙者民大歡如釋重負富民某爲
僕盜其貲僕訴其誣公詭僕得實或以民富爲疑
至欲坐富民脅其金公指天以誓卒論僕如法壽
民戴公如父母馬匹醫藥酒肉果品之屬民間缺
之者輒欵公告乞公輒量予之每至鄉民爭負肩
輿至其村具茶果爲獻公爲講說慈孝睦婣等事
俗益淳訟庭爲虛當是時故相國稽公曾筠督晉
學而公教壽民子弟之俊異者親選有明及本朝
闈墨兩千有奇捐俸鋟之稽公大嗟賞目爲眞儒
遂訂交上官檄公攝平定州數月紳民呼爲大儒

李公太常陳公珣以辦事勤謹保舉奉
旨這保舉的狠好行取進京以主事用去時民號泣送
出境有至二三百里者道出平定亦如之抵京師
以老病乞歸里居數年卒嗚呼公所學蓋有用之
學也公自少時已負時名入列其文爲東魯十雋
又與於山左十八雋之目今數十年而十雋十八
雋之稱不必皆爲學者所知公之可不朽於世者
不亟爲表著之而執公選文一節以爲傳說恐更
數十年如德之能記憶公者都不復存則公之眞
遂不著於世是則德之罪也夫公娶馮氏邑拔貢

生馮朝聘孫女子孳桂歲貢生女子一適邑歲貢生謝宣孫五弍丹監生弍掞弍由弍鈺弍岳皆庠生曾孫十九元孫四以學行著者甚多

傅修元墓表

徐石峯

余姻兄修元傅公既沒之三閱月其嗣銘常余姪婿也泣謂余曰先君卜葬有日矣敢求所以表於墓者以光泉壤余義不容辭按公姓傅氏諱瑛石字修元其先世家洪洞始祖懷川公遷於鉅數傳至進科公字霑汝郡庠生以明季土寇倡亂捍城有功崇祀忠義是爲公曾王父聯科生我惠字履

邑歲貢生我惠生淑說字宸勳邑庠生是爲公者
舉丈夫子二公其長也公生而穎悟過目不忘弱
冠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後益自刻勵由己酉選拔
中本省經魁生平邃於經學而躬行實踐皆足以
證諸心所自得故發爲文章無不與聖賢義蘊相
發明著有四書集說學庸集解毛詩說識者咸稱
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屢試春官不第後官芭州學
正蒞任後慨然以修身明倫爲己任而訓士則以
行己有恥爲先不數月教盛行邑之勵學敦品者
皆樂於公受業焉時有學書蔣姓貌清秀詢之知

爲家貧充役公即試以題閱其文大奇之遂使之
棄役就學並供其飲食其人感恩奮志是歲即遊
泮三年遂舉鄉薦蘭山宋天麟甫弱冠公即以兩
榜相期許宋遂北面執弟子禮乾隆庚寅　恩科
果以第四人魁其經時人皆以公爲知人嗣以年
老歸田年近八旬猶爲人解說經義不倦蓋好學
之懷至老彌篤如此孺人吳氏子爾鶚爾薦邑庠
生孫中甫申渭監生申　佑邑廩生

李東雅墓表　　馮鳴岡

先生諱執禮字東雅姓李氏鉅野人世居昌邑南

之李村其先會大父錫祉公大父澄源公考興之
公皆以厚德稱母馮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生而
頴異敦孝友一時見者咸卜爲遠到器繼乃棄舉
子業肆力岐黃之術遠近求者貧富無不應雖冬
寒暑雨不以爲瘁德先生者或欲以財物謝槪辭
不受嗣是人亦皆知先生志在濟人不望報亦竟
無有持物餽遺者由是家計日落至典地以給衣
食而處之泊如日益慷慨好義排難解紛事無巨
細凡義所當爲靡不毅然首倡乾隆十七年邑中
瀦水爲禍二河當事者已定議南北互調人皆

苦之然卒逡巡無敢出一言者先生獨以身任面
謁邑尊愷切開陳乃得各於近地濬導兩河既無
淤滯而民亦免奔命之勞凡所行為總期合天理
順人情而止往往類是迨彌留之際四壁蕭然諸
問疾者莫不泣下以為先生不應困窮至此極也
而先生目已漸瞑尚咿唔曰吾得正而斃豈不有
餘於富貴乎嗚乎是可想見先生之為人矣乾隆
四十年六月戊子卒年七十有六以七月甲寅葬
於村東南之先人兆惟時助喪者數百人鄉議謚
惠義

姚成年妻商節婦墓表　宛平　胡京

蓋聞爲烈婦易爲節婦難爲節婦而兼孝婦爲尤難節也者從一而終孝則婦兼子職而慈代嚴親者也若夫僻處鄉隅躬未嫻周官婦學之儀耳未聞曲臺內則之禮乃能全身盡義無愧令名豈非

聖天子孝治天下積累漸摩之至而能致是耶予於戊戌秋承乏鉅野甫下車闔邑紳士有以已奉　旌表節孝婦商氏爲請者詳其姓氏里居生平節操伊子文卓來謁亦竭誠懇乞予數言以誌不朽按商氏係國鰲之女已故儒童成年之妻今國學生文

卓之母也弱齡適成年克盡婦道事姑得其歡歷數載氏年二十七成年遘疾危篤相對而泣氏即以死誓並忘其身之方娠也成年故殮畢恐傷姑心陽不欲死而姑已陰伺之泣而謂曰汝不念吾耶即不念吾獨不念姚氏宗祀不絕如線幸娠而生男則吾無子而有孫汝夫雖亡而猶未亡也所全不更大乎氏感悟而止逾二月果舉男是爲文卓稽其事姑也養則致其樂喪則極其哀葬則盡其禮而撫孤更節飲食課詩書甫弱冠即爲援例成均付以家事至乾隆庚申疾間作謂文卓曰汝

父歿迄今三十有八載吾兢兢自守不敢稍懈幸
汝名業初就吾可與汝父相見於地下矣至於待
親串接姻婭居鄉黨御僮僕先人咸有法度在汝
督汝婦及諸孫奉而行之使後之人皆稱曰姚嫠
婦之賢子孫也則吾之全汝父之孝以盡吾之心
者不更可死而瞑目乎未幾卒享年六十有四與
戚年合葬于國感衆紳士之誠念文卓之孝愛核
其生平而志之

[illegible]

晉文論及諸族奉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人諸[illegible]回[illegible]

[illegible]要闕[illegible]傳[illegible]人[illegible]

汝名業所就青可與[illegible]文相[illegible]

父殁於令三年有人[illegible]

〇〇〇〇雜鈔

昌言新增　　漢　仲長統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

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下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奮其私嗜逞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僥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豊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仇也至於運從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

衰之數也曰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潔清之士徒自苦於棘茨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

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也夫亂世長而淸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蹐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鎭壓之禍也逮至淸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寛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

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夫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并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口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精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

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乘於數法有頹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土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慾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污穢之行淫昏之

罪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殺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

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至於死者也殺之則

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贓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治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林洿澤猶有可居人種蓺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三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

敦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僣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惰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以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

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
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
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
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
用天下究人理興頹廢屬斷絕綱羅遺漏拱押天
人矣或曰善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
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
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
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
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徵

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烏復論損益之間哉夫
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
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
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
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
流行開倉廩以賑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
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
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
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復開虛僞之名使小居大位

庸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
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夫選必取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
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
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
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萬里懸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
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磽之率計
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
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

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
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遠三年校計舊矩坐視
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
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
祿以豐軍用綠於秦徵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
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臣無常民民無
常居吏食日廩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
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
猶當限以大宗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
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好也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
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
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
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
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
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旱
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
矯命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
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

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
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
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
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
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
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
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
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
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

患夫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謁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可得彈正者哉向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會莫之悟嗚乎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亦萬世嘗然之敗無世而無

之莫之斯鑑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
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
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
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
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
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藉
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
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
權貴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懼
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晁深道祝詞後改名詠之字之道 舊志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發書祝之咨爾深聖道學無蚤與其闖於門不若覿於奧昔在聖人行深道時照蘊處窒萬物君之魚泠在淵深則不獲并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字者爲宗宗其一家山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宦三宗若聽焉窮則博帶達則華袞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味泉發 舊志　崔銑

夫外非內之所係也迹非神之所留也然之爲適

然者其感矣幾之始冥如者其協矣故萬物者形
我也名者寄我也堯之野人栖樹以生號曰巢父
天子之貴不得而加焉其中誠深其取之寓誠廉
故今猶稱之鉅野宋先生謝教於庠息趾於鄉德
尊文傳嗣賢且顯乃翔於事外覽乎化表飲泉契
心立名表獨是故灼於物情者能用其物者也極
乎氣源者能樞其氣者也先生視也而履體道而
凝小子狂簡請舍遠談亟又申近旨夫泉眞陽之發
也含溫抱潔無滓無溢非性與穴山折石不撓不
激非勇與盈坎而達望海而爲歸非節與避礙就卑

遂其逝利物周用惟其宜非智與觀可象者泉之顯可味者泉之清非先生其孰知之

味泉辭爲宋先生諱淪作新增　大學士　楊一清雲泉

任城之東鉅野之中有冽斯泉元氣所融井而出之混混無窮人莫不飲知味者一翁乃作而嘆曰此天下之至味也舍是吾誰適從雲泉翁聞而契焉迺製詞以寵之且以志予之衷其辭曰

水在地兮上與天通山藏氣兮坎居其中泉胡爲兮近予之宮芽黃壤兮百仞蟄龍鱗兮千重挽勁索兮長虵鼓鹿盧兮清風蒸芳雲兮勿幕澄萬象

兮在空謝行潦之澤濁兮吸沆瀣於鴻濛是故先
王取象以辨義君子比德而綏厥躬噫吁嘻渫不
食兮徒惻汔未繘兮何功寧虛靜兮自守不隨流
兮注東挹之酌之兮不見其縮渟之滀之兮不見
其充言夫濯纓與濯足兮抑豈止晞髮而澡胸緊
衍潤而霖雨天下停爲淵源渤海之所宗蓋始有
得於顏瓢之不改而終將希孔子之樂在其中味
泉主人聞之乃擊節而歌曰我井我渫兮我泉我
供江海有盈涸兮我之泉兮不見其始不見其終
味吾泉固吾窮酌吾泉以自適兮大羹元酒將毋

同其氣冲冲其聲颯颯信至樂之在我幸知音之在

偶逢舉手南向若禮謝於雲泉之翁

題麟州賑績畫冊 跋并序 舊志 李嗣沆 邑舉人

此冊乃麟州山人李君追憶昔年災祲而作也往

壬午癸未兩歲齊魯之境陽侯肆虐旱麥秋禾連

年不登民饑之食

聖上宵旰勤勞憂形於色既發常平倉粟截漕艘米數十

萬石以賑復遣公卿四百餘人齎內帑金分區救

養於是鉅澤闔得賢員四皆實心理賑克廣

皇仁而民部何公允與邑侯章公協力同心隨地施賑民

得更生全活甚衆明年歲豊始報罷山人之爲此蓋目擊艱苦痛定思痛欲以垂示來茲安不忘危樂不忘憂之意也丙戌歲適何公以他事奉
命來東重過鱗州邑人念公舊德先是已立石金山之麓永昭棠愛今復購是冊以獻重爲跋曰積水瀰瀰廣川何地鵠面鳩形接踵而至奉命疾馳來有四良尹佐之心靡二驅車運糈無停轡男擔婦負歸作糜饘有食民不死君之仁吏之義山人繪此有深意嗚呼此圖傳之後世後世之人披圖省視可知陶唐之世亦有洪水之異其遇災而

急救也

王聖臣賢豈不歷歷若前日事

康熙歲次丙戌中秋後二日

禁祠觀不得塑　孔子像議　舊志　侯士畯　邑人

史載釋奠先聖列戟丁巫擧於漢初嗣是秩祀有加由國學以迄郡邑間得奉像於廟夫亦崇報無已用勤瞻翳之意也有明張孚敬建議廟祀當易木主蓋謂肸蠁之餘精誠可接像則豐狹高下所在各殊不無瀆慢論者韙之至寺觀塑像則僻學迂儒狃於二氏枝蔓引函三爲一著立邪說由

是愚惑之氓不知其非轉相倣效流害至斯者也
聖寢設像猶恐有褻况釋老並列乎人心學術坐
壞於此所關非細宜編諸令甲永禁無遺

七省新增　明　李兆隆

昔楚太子有疾枚乘進七發遂霍然病已厥後數
而作者不一焉仰止前哲曷勝彌高茲會家君抱
恙經歲未瘳懸憂憊傍徨身莫能代嘗賦大愁自
怨自咎復承兄命敬瞰七省因橋有父道梓有子
道託為問答云
有橋氏遺榮北闕習隱南山撫松筠兮樂志採芸

芝兮怡顏痼烟霞兮嘯傲耽琴書兮幽閒一日有疾弗豫梓氏侍之曰安乎橋氏曰未也梓氏曰大人素愼疾者疾奚由至哉意飲食或失時寒燠或失調思慮或失度故不能臥臥而不得寐不欲食食而不能甘吐苦辛惡風寒氣色沉滯精神渙漫也加是夫橋氏曰然梓氏曰養神養形養性養命皆養生之道也善養生者卻疾延年大人之疾何以來獨不可卻之去乎疾之不去殆有以也無俞氣以居之則體不舒無宮商以徹之則耳不悅無遊觀之娛以達之則意不豁無田獵之樂以啓之

則趣不宕無至人之談論以闢之則羇不適且也劑非清凉莫蘇沉疴繞膝非承歡之子則志有所不順安望夫疾之去體哉今玆寂寞空谷顧悶復不能隆色養是以疾不痊而形骸日憔悴也橋氏曰汝欲何言梓氏曰宣尼稱父母唯其疾之憂爲子者寧獨不猶願大人之河無水也有秘方在橋氏曰試言之吾將選焉

梓氏曰崇山環後曲水經前孕白璧玄珠產芰荷楩楠或霧連綠樹繁枝半迷而半露焉或風迴清溪層波迭起而漂流焉用是招卜卜地搆相楣宇

輸運斧斤斐施繩尺以築月臺風榭以構金屋玉堂琢文石作礎雕珉肖爲粲高軒厰其綱戶長廊繞以畫欄虛窗夏斯若春煦居洞閣則擬冬寒鄰架羅列龍門高敞珠簾映晚霞金鈎戛曉風乃左右接孟氏之芳鄰談笑過陶令之籃輿或下榻而渫輪或促席而聯襟煮茗醞酒鄰杯運籌吟風寄傲醉月忘憂時臨浮光之水兮心與荇藻同清目送蒼岫飛雲兮倦還徙倚虛楹藥欄花檻長春兮傾聽好鳥嚶鳴大人將起而宅之乎橋氏曰吾病氣不健寧俏此也

梓氏曰朝斬嶰谷之叢竹舂剪嶧陽之孤桐準古人之雅制追作者之遺風斲琴斲瑟絃素徽珍籤笙籤簫簧熟彄勻於是調者調之正者正之奏者奏之無戾音無乖聲間以鐘鼓雜以歌賡更取霜纛之綺雲雁之錦製為舞衫珍禽之羽奇獸之毛著於舞干未舞欲舞傞傞僛僛爰令之應節而舞搜方而前焉庭之東青雲滕象熙熙律融融庭之南赭雲曇象莽莽律湛湛庭之西碧雲霙象嫋嫋律淒淒庭之北烏雲陊象烈烈律惻惻庭之中央黃雲迴翔其象寧一而變化其律穆穆以皇皇樂

哉樂也盛矣美矣雖湘江之聲紫雲之曲鈞天之響亦不逾此矣人苟聽之憂愁且水解疾病可霧散也大人將起而親之乎橋氏曰吾病耳不聽何能審也

梓氏曰天柱高地軸鴻振大壑莫喬松若登高眺遠游歷覽無窮太霧山異盡入目中乃乘銀漢之仙槎乃御姑射之飛龍縱轡崑崙駐節蓬瀛倏爾揚帆忽焉抗旌浩蕩瀰茫崔嵬龍從興雲騰霧布氣導風雪浪泛濫雲嶺崢嶸急潮澎湃空谷喧轟海童與山魈分據鮫室并鷲窟相望躍神鱗靈甲

於碧淵萃奇毛異羽於嵐岡石英寶蓮紛披陸離月珠霞貝光怪參差睹恒符華璽玩河圖洛書步瑶臺而偃蹇入珠宮以舒徐泮渙於元圃紫府優游於鳳渚麟洲憑虛無之仙閣閬幻化之蜃樓天地之生殖不息山水之珍錯難名山臨水以競秀水映山而奇呈所以仁智見之則樂狂愚遇之且驚大人將起而遊之乎橋氏曰吾病神不王未便往也

梓氏曰軛服綠螭驄車轄金爾翺擁雲從雨虞壯鷹揚弓開明月刃耀清霜圖經交野適魯貫必雙

發每五寧守株待兔且袒裼暴虎討所獲之奇異
有鵬雛墮翼扶搖無乘鴻鵠失志紆曲莫騰發危
崖之豹文折低巢之翠羽黃鳥向隅翻白猿遠樹
舞斷麈尾剖麝臍孔雀與鬚髯將止而旋起鸜鵒
偕猩猩欲言而更啼精衛啣木石不飛狡狐望林
巒難躋土逐木鳶去簇沒石虎蹲白鹿放去勿射
子云偈歸來休訪孫乃歌曰獵於山兮火炎岡獸
弗及逃鳥弗及翔射者斯中其樂無央獵於藪兮
火烈揚好鳥迷羣猛獸亂行逐者斯得其樂如狂
比及稅駕邸阿飲馬池隈犒傔從以褒餼解田犬

之環鏑指示閒暇意興徘徊大人將起而田之乎
橋氏曰吾病欲不縱奚恒遊也
梓氏曰鱸堂之上虎座之傍騷人紛錯詞客頡頏
詩情裁艷雪賦氣変彩雲鶯風雨泣鬼神更有函
關猶龍之聃漆園夢蝶之周究元妙之竅論逍遥
之遊洪鐘響發之缶鳴敗然此皆管中之見方外
之徒其言雖可採終無當於吾儒也至於歷名都
而尋契求膚德而定宗訪闕里之址陟尼山之峯
遡泗流之浩浩觀沂水之淙淙舞雩既拔杏壇會
逢七十二子博帶襃冠或誦讀或歌絃遑而望之

威儀楚楚近而接之議論翩翩治統心法竊微見全精旨悉發蘊奧畢宣遂得鍾王記以金冊集之玉簡進於素王斟酌而筆削之卽言語如予賜無所施其辯文學如游夏不能贊一詞矣是以旣擷羣芳又聆大道精神頓醒塵滓盡掃夫人將起而接之乎橋氏曰吾病幸少間竊願聞也

梓氏曰六氣互鑠七情交劇苦海之苦未易脫離若夫洞垣之見醫國之人搜鴻術以具備採仙藥以雜嗽一九一七志舒氣伸載閒臥牖蠹捲宿簾澹以攝神安以養恬爾時白髮雖已添朱顏喜破

愁新沐初試衛强飲方理甌聊策節竹杖更上綺雲樓庭前花色爛樹裏鳥聲流神靜百慮靜心幽萬事幽言未竟橋氏廼然曰噫吾焉得是藥而嘗之梓氏見其欣欣有喜色又敬以進曰一日之起居有制四時之服御得宜開鬱懷除煩思尋悅機爲宴嬉操水中之間鷗比膝上之嬰兒病之已至可以治病之未至可以辭不飲甘谷之水不閱龍宮之方是散甚清是藥最良服之再服神氣陽陽疾莫紫體壽克延是天之術也大人將起而試之乎橋氏曰吾病若未愈安致此也

梓氏曰人為萬物之靈心為五官之主有欲於心
乃發為志君欲臣之忠父欲子之孝殆理之所必
然情之所必到臣則鞠躬盡瘁子則錫類不匱斯
君父之心得君父之志遂恩願一滌舊念盡修前
愆繹無違之微旨蹈養志之芳規盛德必有鄰往
哲豈難做禀中蠱禍福之訓恪伏波謹敕之教無
念未枵塗炭罔慮獨勞樸斲惟析薪是荷因積善
為樂依依莫數塵聲忘飭無欲無營是究是圖睹
白華而自省採芳蘭而未安臨谷集木聲羞潔飡
烹凝水之嘉魚汲靈泉之清流奉瞻依而踴躍祇

溫清而綢繆指山祝壽望海添籌若然則一天倫快事也大人將起而樂之乎橋氏曰汝初啓我以侖魚宮商誘我以遊觀田獵兼動我以聖賢之道醫治之方何如家人父子相樂庭帷未聞樂已和居斗室自怡弗旋遊亦適不荒田愈夷上能窮輿理下可謝良醫汝誠勉力於孝吾自此可無病已

張氏始祖魏公入鉅野忠義祠呈

謝方叔

呈爲大義精忠懇入新祠承光祀典事竊思天澤分定名卿掄拜獻之誠忠盡義彰盛世隆褒功之

典死勤事而勞定國寔蹇匪必爲躬捍大患而禦
大菑享祀所以風世恭逢我
皇上以覆載生成之德宏造化鼓鑄之恩俾衛縣府州各
建祠廟使忠孝節義胥享烝嘗典制至隆奉承宜
謹今有本縣拔貢張淑淵之始祖張魏公諱浚者
本乾坤正氣爲有宋名臣由甲第而侍郎而平章
文治第一自樞密而宣撫而節度武烈無雙建復
辟之功躬親捧日銳殄虜之志不共戴天釋累囚
而湖湘平仁流洞庭之澤任吳玠而川蜀保義著
天地之間貞志以復中原終身不主和議故遷除

有詔即日視師擯斥屢遭卒言時事讀中興備覽
四十策言言愛國苦衷稽史稱紫巖五大功赫赫
與邦謨烈且爾不畏權奸不摇衆論允稱鐵山之
名防禦有道捍衛有術弗負長城之托勳業炳於
日星精誠可貫金石夫有功於邦國者邦國咸宜
崇其享況其主祀有人有造於生民者生民皆當
隆其報矧其嫡派在鉅公懇天臺旌忠明義補闕
拾遺據有宋史書叙魏公於忠藎之列憑張氏宗
譜迺忠獻於鉅野之祠則千載英靈必拜手於地
下而百世忠直胥激勸於來茲矣張氏世世感恩

吾鉅人人服義又豈言語所能罄哉

建祠說 新增

張淑淵

天下非常之事必成於非常之人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以常人之口議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人難矣余非非常之人也其爲建祠崇孝亦非非常之事也而一方之人反以爲非常而驚之怪矣老者曰彼有所爲而吾未見少者曰彼有所爲而吾未聞是耶非耶狂乎迂乎聚語終日而未有定論夫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敬養殁則敬饗古今之通義也人不知饗之之爲義獨不知養之之爲義乎知

人子有親而不可不養則知孝子有親而不可不饗矣禮曰君子之養老也必終其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此卽生而養死而饗之之說也所以古之人有三月之嘗有三年之祫有五年之禘犧牲粢盛必豐必潔下及庶人四時皆有薦新之禮不敢以親之亡而失其養焉耳故至今詩書之家親之歿而旣葬也有留靈之禮靈旣留矣而無所以妥之侑之祀之饗之是又慼矣且祖孫父子相爲一體安則俱安者也而顧使魂魄悠悠含愁悲怨於九泉之下爲之子孫者有不知其何以恒焉

意亂僊焉錯出如不可以終日者肥子孫之囊橐忘祖宗之箕裘而欲長享富貴不綦難哉且世俗之論更有大不可解者見有起淫祠講法華念彌陀倡異教者則羣然稱之曰善至於建堂設寢尊祖敬宗躬行仁孝者則咸指之曰狂曰迂彼所謂善人者募四方之財捐千金之貲香花供熏尸祝跪坐於佛老之前豈有他故哉其心蓋曰神之福我也而不知舍其祖宗以祭他人祖宗是猶置生我之父母不之養而姑引塗人之老於家言甘食之酒醴飲之嘗者有知鮮不以爲愚而笑之也福

云乎哉天下欲福子孫者莫如祖宗惟子孫不材縱情極欲敗產累德神時怨恫忍而棄之遂任其顛連而不顧耳若夫存心制行一軌於正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其於祖宗遺訓罔弗恪恭矣而春露秋霜致誠致愨又以事生者事死事存者事亡祖宗顧之當亦輾然色喜思啟行翼有不勝愛護默佑於冥之中者孔子曰祭則受福此之謂也或曰子之建祠盛舉也第恐鳩工庀材悞子工課自我論之以子之才學加以日進之功高登科第然後以朝廷之寵錫為祖廟之巍峩豈不愈光乎子何

汲汲耶余曰惟斯言也此祖祠之所以不建歟君何易言科名也郎以余族論之自忠獻南軒而下三百餘年而後有五星祖更以吾鄉論之由國朝上遡明宋未聞以科名傳者況余之才不及中人而科第之登又關時命輟必不容已之事而聽之悠悠無定之數豈而妄者也如子之論必第巍科而後建祠設今科不第必俟之來科矣來科不第又俟之來科矣轉盼之頃鬢髮已至而後人之繼起也亦以科名爲辭此祖祠之所以不建歟所以依古以來新興多巨富而祖祠無聞焉良以此夫

故吾之肆力於祖祠也實出一念不忍忘先之誠
曰狂曰愚任人非笑勞心勞力又何辭焉今之人
以我爲常人而爲常事也可以我爲非常之人而
爲非常之事也亦可呼牛爲牛呼馬爲馬覺矣

志貞如金石

教子錄五則　張淑㵎

子方魏先生邑庠員也家貧少孤有志未逮生六
子皆受學名孝廉李梓材先生致敬盡禮尼師所
欲罔不曲爲周全師感而勤課其子於塾子方公
更嚴於外而飭於家薊送子往暮迎子歸途中妄

遊一步妄接一言歸必重撻之一室設七榻六案晝伴食夜聽讀不三鼓不使就寢五鼓呼起誦至旦食之躬施從子入塾而後反恒常之訓勸誠並殷謂吾以零丁寒儒貧也人以富驕吾賤也人以貴輕吾隻弱也人以强衆凌吾萬端屈辱望爾等信以詩書儀於勤者得不汝怒乎言之悲切每至沾襟諸子片時服逸一字訛謬師責之父亦必責之二十年而如一日也長子朝成進士知畢節縣次子陛登賢書三子寧補廩膳四子相入庠姪俊中副車孫起鳳年十五入庠食餼一門鼎盛先生

謙恭下人如平日尤人所難

孟公淑尼邑聯捷進士也姪源新入庠率謝業師訥夫李先生序禮畢皆坐先生問曰汝知名之由來乎淑尼曰由老師善誘來先生曰非也由尊公嚴師尊道來昔余爲汝等訓蒙時嘗求塋地不得尊公知之秘以二十金爲余百方求得之他可知矣積誠感而子孫敬學是以有今日也汝家之昌將不可量後淑尼公長子溥孫兆南姪孫大受皆早入庠孟太公諱東洋字成海

晉生馬先生乙經魁中黃公火之父戊子五經孝廉

東皐公之祖也庭訓之嚴夏曰秋霜子弟有過雖小不容杖頭俊彥繼出三子四孫芹桂重馨易曰威如終吉先生有焉

坦公傅先生不惜重貲延明師嚴教子弟無問堂姪從孫聞其情必重責內外德怨鄉噥弗計也一門中入庠中式者不下三二十人臨試期概呼之來問曰某貲有幾某貲有幾不足者出巳貲徧繼以去

百祥劉先生諱嗣因丙戌聯捷進士也訓子弟生徒寬嚴相濟經書密秘從春風和氣中流露子弟

或有逸志則力禁之身抱重病四方以文正者率
不辭議建義館授後學謀定而先生歿惜哉淵猶
成童時先生見淵課評曰具斯美才知家聲從此
大振矣後淵受業靜夫李老師先生有事履城必
枉過淵齋觀淵文進否因而指授焉居桃源洞六
年課惟先生是正往反千餘里先生爲去巳遠也
留淵於家塾課之盡出生平得意者命錄讀共旨
分甘視淵猶子嘗疾先生爲子弟講就淵榻側使
得與聞子宏度字無驕文名震校庠敬業樂羣克

上雨徐子爲岳母復讐傳贊　張淑淵

世人敬妻父母加於所生慶喜覘疾筐篚往來相繼故父母有命或不從而妻父母之言未有不奔走趨後者及一旦遭大難則又退避不前曰吾何人耶父母七尺軀顧爲他人復危耶人情類是而徐子上雨遂傳矣上雨學富識卓爲邑名諸生其於父母妻三黨先後之義知之至悉聘紀氏桃夭旣賦無故不復外家之庭岳翁鄭庠嗣公先生甚器之謂其識翁婿體足光東床者未幾岳翁逝妻寡子幼無人事往來蓄積愈饒驕僕王隨竊主母

金究責不服夫妻被逐合怨兩次來竊主母忍不報隨因盜縱勾大盜某等二十餘人於某年月日夜進院登樓灼炬响鎗流矢飛石作鬼哭神號聲震四鄰主母驚惧墜樓身傷且死徐子聞之馳至毋目眴若泣無聲頷再點屬之徐子痛焉誓不與賊並生時內弟之僕年方總角徐子率之具呈報盜戚友咸謂強盜之鋒不可犯且謂岳母是姓總麻責有可諉徐子曰吾岳母死非命無期功親情實可憫義無可辭之僕衛籍民居縣衛交推上兩先控縣次控衛並出已名兩呈控府控司院勞身

焦思不避艱險而賊愳矣隨兒王罴自首希免旦
使人嚇上雨曰徐不退吾必殺之上雨怒曰吾一不
盡獲賊不止屢具催呈嚴究緝捕渠魁脅從共獲
五人賊又使人嚇曰吾嘗於某處殺徐彼幸而脫
今執吾情可以已可已不已吾終必使人殺君上
雨曰吾生不有命在天乎賊人其如予何賊倡言
殺徐者三上雨譏備之初未出一怯賊語卒能辟
賊復岳母讐或曰紀公婿五最鍾愛徐徐子奮不
顧身以明報也余曰不然徐子鉅野望族累世科
第上雨文妙李杜竝見高沖紀公雖富富不加於

徐子其何能德於徐而徐報之至斯耶或曰徐子之妻賢力復仇讐為妻之亡母也余曰無是徐子妻生母黄氏盜所殺者張氏妻之繼母也繼母即母妻繼母亦母也岳母即死而妻固無恙耶岳母之讐即不復而妻之賢豈易耶因母讐不復而賢易而妻猶謂之賢耶徐子何所為而為耶蓋徐子讀書窮理三黨義明而岳母為奴所弑刼財廢命無任復讐者徐子其壻也與有責焉自量力能復而復之即不岳母而義如徐子豈辭之耶況儼然有母之名哉徐子眞能不負岳母照顧之託而光生

東床者是宜贊贊曰
商推有娀周溯洽陽匹配之賢鞠育之良婦事舅方
姑德報昊天夫於妻出豈同泛然爲臣則忠爲子
則孝義在難追婿固有道安享其甘變嘗其苦二
五氣雜鄙何足數詣屬牛子志不共天涉氷蹈虎
非爲妻賢焉能殺盜智足藏身鉅鄆安堵遺休何
人恤孤敬寡篤親禁暴異日徐出卽以是道

王母江氏八袠晉七節壽文

觀城縣舉人 張洞宸

從來徵婦德者謂孝敬温順儉勤惠慈有其一皆

足著則閨髮流芳彤管至若以艱貞之操存宗祧之重食苦於前綏福於後惟節爲尤難云閒嘗考風詩所載芼蘋湘藻求桑采蕨集鷸宜鴈雜佩蓋旨無不采而錄之獨春秋一書以節著而無忝婦德者紀伯姬而外無聞焉何詩人采風如此其寬而春秋立法不輕許爲婦者以節固若斯之嚴歟豈事在閭井委巷之間茂從赴告故不得書而諸侯卿大夫夫人素範於禮習於訓宜於節鮮有弗全者亦竟不可勝紀耶是苦節之難自古然矣求之今日則王母江太夫人有足述者太夫人爲人

學玉軺太母鉅鄆兩大令與玉軺昆仲爲忘形交以太母八袠晉七之辰告而丐祝於余時余待辠泲上有日稔聞太夫人閫德最悉不獲辭余惟太夫人梨眉屹屹子姓滿前晉上庠食廩餼後先知名行當旦夕飛去而多福康集蔗境日甘人皆以是爲太夫人頌而抑知太夫人之致此正有未易易者太夫人系出右族幼而失怙相孀母持家部署有法班姬之教內則之篇凡古名媛之芳言懿行無不閑之習矣其見於女德者如此及歸道明先生奉箕帚惟謹始終無間言先生以勳閥介弟

逴邁一時太夫人紉鍼佐讀交勉無違先後舉子女各一頓失所天時年方二十有八耳會時際大祲饑苦萬難中一以撫孤爲念嬰臼所謂死生難易又無不裁之審矣其見於婦道者如此子澤周英姿颯爽卓有父風太夫人益督以所不逮內外摒擋家業日起既游國學授司馬名公鉅卿重其行咸折節樂交女字於康結褵之日持其踵而啼論以大義訖用宜家和熊畫荻之教不是過也其見於母儀者如此嗣澤周君既卽世教諸孫曾一如澤周君在時居恒述祖考之懿訓稼穡之艱難

日兢兢焉以墜家聲隳先業爲慮其詒厥孫謀出
又如此夫節於古爲難觀太夫人生平以一身荷
王氏數世之澤不啻一髮之引千鈞今者寖昌寖
熾餘慶方長皆寒茹夜杵茹血飲氷六十年如一
日始克有此也嗚呼難矣此誠詩人不勝采春秋
法必書也若孝敬溫順儉勤惠慈於太夫人直纔
行耳是以因德獲福歷苦彌甘經五百二十餘甲
子而飲食聽睹一如少壯時古所謂松栢之姿凌
冬獨茂者有如是耶欣逢
聖天子崇倫教重節烈並

賜帑建坊楔太夫人將由此以登期頤尤宜傳之家乘
登之國史以風示無窮人世言婦德者孰與太夫
人覯萬一耶兩太令近皆報遷郵致斯語庶知祝
嘏之詞質而非諛當亦發使而齎一觴也
康熙三十九年歲在上章執徐小春吉旦

觀風示　　邑宰　黃維翰

爲觀風事照得甤賓之鐵因感而應絃昆吾之金
有求而躍冶鍾邑地分鄉曾光映奎婁近聖人之
居沐絃歌之化濤翻瀦水瀉作詞源翠挺金山飛
來文筆臺會棲鳳雛雝雝藹吉之聲郊且毓麟振振

仁厚之澤撫茲靈異豈乏英奇宗聖得忠恕之傳
薪貽百世澹臺樹武城之望名動諸侯嗣後膴仕
巍科指難覼縷嘉言懿行代有聞人矧屬右文之
聖朝允宜踵武於前喆本縣系傳涪水籍隸湘壖白筆
家聲青箱世業南衙援翠冠諸茹彙之軍　北
闕覲光徑借苜盤之席青氈猶在結習未除黃簽
載膺憐才似昔恭膺
簡命來爲此地之主人本屬儒生願訪當前之同氣堅
茲爰書稍暇適值長日如年斯文在茲我懷如濕
欲先覩之爲快斯後至之必嚴爲此示仰閤邑生

童知悉涓期於某月某日觀風考試該生等先期
各備試卷届期齊集書院聽候點名局試凡屬邑
璉之彥齊登奪幟之壇欲探瀛海之珠願獻荊山
之璧想平日分陰是惜爭談掌上雄兵期此時寸
鐵不持悉出胸中伏甲意經人道則面可生開文
大妙來則心由熟鍊織就一家機杼鎔成萬選金
錢多士毋尚雷同本縣自操月旦盡親民之職寔
明刑與弼教並行慕學道之道風秋實同春華並
操佇見白馬山畔聯驥騰九達之衢行看朱雀臺
前化鵬奮三秋之翮各展雕龍之技俾酬窺豹之

懷

節孝韓孺人紀事　　教諭王

劉氏自前明諱僅公徙家鉅野龍堌之北越今
三世代多隱德以詩禮世其家六世祖諱孔舉公
舉二子長諱海周公次字豹變公海周公娶於韓
即節孝明天啓辛酉海周公病殂時孔舉公年老
子有三僅十齡耳節孝初以死誓既乃翻然曰士
人遺孤猶在且何可重戚老親當是時國事滄桑
豹變公以武略訓有光公期以弧矢驤風雲節孝
獨督子勤儒業擇鄉先生有品望者師禮之順治

初有光公名次虎榜而有三公負文望稱名諸生方海周公之初逝也會潘孺人執婦誼來弔潘孺人者有三公配也時未笄髮垂齊肩見姑潛潛不成別自請留節婦感泣曰未亡人命托佳婦矣嗣是一姑一媳同甘共苦以翼子於成居常躬滫瀡洴澼洸操作爲女紅先篝火刀尺往往與雞鳴爭亘年八十餘矣子髮鬖鬖親七箸諸孫亦環侍惟謹一日有三公病且篤節孝顧視泣然曰天乎忍使八十嫠婦腸斷望思臺耶未幾前子歿一月以無病終蓋節孝生平性明肅崇節儉奉親篤課子

嚴故節歷兩朝澤謚數世邑乘稱其撫孤奉親艱
苦備嘗皆實錄也海周公諱文會與節孝同庚生
於明萬歷丁酉舊傳公扶病蔭樹下一老嫗坐蹇
驢少年從旁執策指畫風水良久乃去公陰識之
殁葬其處即今阡節孝生明萬歷丁酉卒大清康
熙辛酉壽八十有五一子邑文學諱世重即有三
公一女適明閭孝廉諱太羹姪節孝鍾愛之理其
產如子不肖元孫 元修附志曰舊聞諸毋氏高王
毋年十四歸我家更十年稱未亡方其號泣欲絶
志豈及五十年後耶卒之飲氷蘗者八旬蔭書田

者五世甍門松栢亦襲清芬矣邑乘列前明節孝
廿餘人多邀 恩榮而高王毋不與於戲鄉隆月
旦史闕姓名縱地下念不到此爲人孫子獨無意
乎哉

新貽百世澹臺樹武城之望名動諸侯嗣後應在
巍科指難觀縷嘉言懿行代有聞人矧屬右交之
聖朝允宜踵武於前喆本縣系傳涪水籍隸湘壖白筆
家聲青箱世業南衡拔萃冠諸茹彙之軍北
闕觀光徑借苜盤之席青氊猶在結習未除黃綬
載膺憐才似昔恭膺
簡命來爲此地之主人本屬儒生願訪當前之同氣際
茲爰書稍暇適值長日如年斯文在茲我懷如渴
欲先觀之爲快斯後至之必嚴爲此示仰闔邑生
童知悉涓期於某月某日觀風考試該生等先期

各備試卷届期齊集書院聽候點名扃試凡屬黌

瑾之彦齊登奪幟之壇欲探瀛海之珠願獻荆山

之璧想平日分陰是惜争談掌上雄兵期此時寸

鉄不持悉出胸中伏甲意經人道則面可生開文

大妙來則心由熟鍊織就一家機抒鎔成萬選金

錢多士毋尚雷同本縣自操月旦盡親民之職守

明刑與弼教並行慕學道之遺風秋實同春華並

採佇見白馬山畔聯驥騰九達之衢行看朱雀巖

前化鵬奮三秋之翮各展雕龍之技俾酬窺豹之

懷